

詩

益

詩辨序略

愚既作詩本傳次問及表復合前義集先儒舊解爲之辨。因敘其略曰。凡講詩義。分別舊解。寔以可否。惟先據本篇詩人志。繼乃衷觀其前後篇。推校聖人編次之意。二者既合而後斷之。說詳後文六略漢唐及宋以後先儒舊說小序毛鄭氏雖各有師授。然或頗多所創削。故或失之鑿。及朱子功在繼承。則辨其謬誤。刪其附會。支離以去其鑿。然六藝經籍之傳。厥義浩博靡盡。故自朱子已來。尚多闡略於茲。近世學者因之滋益多議矣。說詳後文卒之外錯謬惑紛紜爭。

論莫知遁從。而詩義幾亡。惑故復合小序毛鄭孔氏及朱  
子說。併旁採近代諸家。依附舊解。訛許朱子者。頗詳錄討  
論之。先總後辨者。先凡而後目。所以明惑也。末雅歌義。左  
氏引詩錄略。著傳紀駁雜之論。庶幾合於孔子正樂之本  
以附經義。例雖嚴而不訛於道。好學深思者。乃悟斯旨已。  
豈謂其言之過激哉。

詩益卷之十四

金壇後學劉始興

詩辨總

國風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  
者闢雖葛草卷耳草蟲采蘋行露殷其鳴七緜章句訓  
詁小別  
有不在見偶後同今增定者樛木何彼穠矣騶虞三篇復略從  
之小序毛鄭氏者殷其鳴一篇餘竝從朱子其詳見後辨

總曰。大凡經義之傳也。非積數千百年之久。弗能明。非

集後先羣儒之辨論。弗能備。故不賅三家。齊魯韓三家  
雖亡。然其說

多散見  
音傳。不知小序毛鄭氏舊解之爲善也。加二南正風  
雖爲刺詩。則

餘說可知。不讀小序毛鄭氏。不知朱子集傳之清切

而著明也。近世有能紹述者。酌其盡善。補其闕遺。庶幾

每信朱子之功。不唯其說之小有異同也。

又曰。朱子周南召南集傳訛闕而未定者有四。樛木美文王。一也。羔羊殷其雷以下。著南國諸侯大夫化及其國之效。二也。孔子錄何彼穠矣。衰周之詩。三也。騶虞終

歎美文王與麟趾同四也若夫鄭鄤衛以下聖人編次  
諸國風及雅頌之義說皆闕之今詳詩次問及補言故  
後葬不復著何復豫矣葬夫子集傳曰此武王以後之詩不可得考其作王之世然文王大極之化久而不衰方可見矣先亦足以明聖人錄詩之意但未達名定焉耳

郊鄤衛

郊鄤衛三十九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  
首柏舟日月終風凱風维雉匏有苦菜北門北風靜女  
桑中考槃氓竹竿有狐木瓜十有五篇闕者芟蕪一篇今增定者匏有苦菜芟蕪二篇復略從小序毛鄭氏者

日月終風二篇。餘竝從朱子總目。凡國風詩體有二。其一賢士大夫與隱君子及怨女棄婦美刺時事或自抒其情而作。其詩立義既深而屬辭復婉。如衛風淇澳頑人匏有苦葉。簡兮谷風氓之類是也。其一民俗歌謡之辭。其詩直少委曲。因意淺近易曉。如衛風靜女桑中。有狐木瓜及鄭扶蘇蘿兮狡童諸淫詩之類是也。他如衛風乘舟。蕩蕪躬之奔奔之類。亦皆諷刺時事而體類歌謡。不能一例。然依舊解讀之。辭義明白淡洽。故可信從。若以衛風靜女木瓜及鄭扶蘇蘿兮狡童之屬。欲皆

倣以乘舟牆次之例而曲解之不亦謬乎。然雖近代學者議論紛紜，愚於此諸詩唯從朱子而不舉序說也。

又曰宋元以來學者強持序義，訏許朱子每謂聖人刪詩不宜錄取淫辭。馬氏偶陳諱近代學者多從之愚謂其說不然。蓋國

風風俗美惡必以其詩之貞淫爲驗。故二南美文王之化首取桃夭標梅漢廣行荔野有死廢諸詩以其貞而不淫也。若鄙衛以下衰世之風反是乃所以著其俗之壞也。若謂聖人不宜錄取淫辭則二南又何以錄漢廣行荔野有死廢諸詩乎。既以淫風之發明盛王之化則

必以淫俗之熾著衰政之應其事雖反而其義實一也。  
第衛涇詩獨多者以其俗之尤壞也學者不察此義且  
疑聖經爲錄涇詩之具而欲盡取而刪之馬氏端臨及  
魯齊王氏語  
亦謬之甚者矣

又曰學者又譏朱子集傳說凡男女奔誘而自作詩敘  
其事者二十有四恐其人既爲此事豈敢自言以著其  
惡故於衛風桑中鄭風溱洧等篇唯以序說刺奔者爲  
合亦馬氏端臨及  
廣說如此愚謂此類民俗歌謡之辭皆由閭巷小夫  
不識禮義習於浮惡略無忌憚或奔者自言其情或旁

觀者見其事而歌之皆未可定

此等詩卽李自言亦是男女相對時私歌其

情如上後乃洩於人耳。豈故作詩自顯其私而代歌辭如里巷雜記隨口吟咏諸韻成文但歌其事而止。篤伯深意也。近日歌辭如樂府詞夜夜送之類。亦多淫辭歌者非有所制也。古今同舊殊異而情事可推。

仙共詩既無悔悟之情而亦無譏訕之意此風俗所以

大壞也若使其人果能悔悟卽近於二南之化行露野

有死腐所以著南國之美也

衛風諸淫詩唯佚篇有悔之辭公悔於色衰被棄

之後而不悔悔於其初與二南行露野有死腐不同。非淫奔者改行之詩也。其他皆直叙淫奔之事言下絕無每俗謔諱之意讀者詳之。旁觀者果屬刺議之作卽爲善政之應變

策所以著文公之績也此誠政治得失之驗民俗貞淫

之辨而不可或紊者作序者乃混合其義而解之。案清  
蝶蝶等篇序並  
作刺奔之詩。謬矣後儒猶不察而從其訛則又惑之甚者耳。

又曰鄭衛諸淫詩不與雅樂同部。朱子桑中篇辨說詳矣。朱子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猶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爲戒。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至秦於後世所謂道並行而不悖者。今不察此。乃欲譙其鄭衛桑濮之實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未知將以鳴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豈不陽守而陰叛之耶。或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大史公本謂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庭日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尤未足爲據。

也。豈有淫哇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但未及左氏季札觀樂篇義，故馬氏端臨據之以論駁朱子。馬氏曰：左傳言季札來聘，謂觀樂而所歌竟歸衛鄭皆在焉。此諸侯皆雅樂矣，覽其爲里巷狹邪，所唱則異乎？夫南宮之商音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之詩乎？今詳後雅歌辨左傳餘下。

王

王風十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君子于役君子陽陽兔爰葛藟采葛大車邱中有麻七篇今復從小序毛鄭氏者君子陽陽一篇餘並從朱子。王風無其要旨已略具舊傳故也。後凡無說者固此例。

鄭

鄭風二十一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將仲子兩叔于田羔裘道大路女曰鶉鳴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蕡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墻風雨子衿揚之木出其東門滌洧十有八篇今增定者將仲子風雨二篇復從毛鄭氏者遵大路一篇餘並從朱子總曰凡朱子論詩朱子論詩說見後篇其有功經學譬猶孟子之間楊墨韓愈之間佛老蓋樂之貞淫卽人心風俗所繫而古今君臣之

名義尤不可以不正天下豈有以淫辭亂入雅樂而狂  
且狡童之稱臣子而可以加其君父者小亨毛鄭氏舊  
爲東寧昭公屏尸狂且狡童  
忽說詳後難此悖道之論與異端之害一也

又曰鄭風有女同車以下諸詩近代學者未嘗不知序

說之爲謬也然必曲解以成其義如文姜淫惡無可美

也曲解者曰詩非謂文姜謂忽復請妻者也孔氏疏及  
范氏遺齊

說後來學者因之詩曰有女同車舊說云假設來嫁之辭非詩

意矣說見後難曲解者曰同車非謂齊女又謂忽他所娶之

女也華谷嚴氏狂且狡童國人固不可以稱君也曲解

說詳後難

者曰。非稱其君。謂祭仲也。范氏述齊說詳後辨然昭公時。祭仲已老。不可以謂之童。曲解者又曰。非謂祭仲。謂忽所用之臣也。苏華谷嚴氏說詳後辨凡此諸家。輾轉遷就議論。匪一。然於義卒不可通。說併詳後辨。

又曰。作小序者。惟不解聖人錄詩之意。

說已見前遂疑此等

淫辭詞有文同車以下。聖人不刪而著之於經。則於義無取故。

必曲爲之解。朱子力闡序說去其謬誤。然於聖人之意

尚未及發明。

朱子詳節舊不入雅樂說。如夫子之於鄭

當寺里俗傳之實等語。已啓著聖人錄詳之意。而

未推廣於他文。聖人錄文多備二風六義。闡略未議。後

來學者終疑此等淫詩但依朱子傳解惟覺義理淺薄  
意思易盡且以賤鄙猥亵淫亂之辭聖人或宜偶著一  
二以示戒乃鄭衛諸風錄之如此其多誠不解所謂

唐  
衛

淫風大第義見詩文補言故諸家聚訟於此尤甚且有謂前輩未了

公案者

王氏伯厚方氏萬里草齋

此又近代學者不信朱子曲從序

說之私意也故恐謂讀詩之法惟先講明聖人之意然

後可以斷詩人意耳

又曰近代學者訛詩之病有二其一尊信小序者不知

去小序之誤而存其真惟欲強持序說辨駁朱子雖義

理有所未安，而必曲爲之解以成其謬。論此見上其一章信

朱子者，徒泥朱子之說，而不求其通。夫朱子之功，在辨

別本篇詩解，明白清切，然後聖人編次垂訓之意，乃有

依據可講。

如衛風首柏舟篇駁去小序誤解，然後衛風首莊姜詩之義乃明。鄭風有女同車以下，辨

其爲淫奔之詩，然後聖人編次鄭風以爲垂戒之義，乃明。餘詩多同此例。但朱子意在刊去

弊病，而不顧其他，故立說之初，義有未備。

如論鄭衛入雅樂而未

辨明。左氏季札臯樂篇論，又未詳者，聖人編次鄭詩之義，說並已見前。且其攻訐小序

容有出於不得已而激而或過者。

記見後衛風綠衣篇辨下。後來學

者不能觸類引伸以補其義，乃惟誦習章句，株守成規。

便謂尊信朱子。不知拘泥若此。不惟無以發明朱子之意。而反滋辨論者之口矣。此病學者不可不知也。

齊

齊風十一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鶴鳴還著東方之日。莆田盧令敬箇載題八篇。今增定者。莆田一篇。闡時世說者。鶴鳴東方未明二篇。餘竝從朱子。

魏

魏風七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葛辰汾沮洳十畝之閒。伐檀碩鼠五篇。今竝從朱子。

唐

唐風十二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蟋蟀  
山有樞翫移杕杜無衣有杕之杜葛生采苓八篇爾者  
羔裘一篇今增定者蟋蟀山有樞二篇復從毛鄭氏者  
羔裘一篇餘竝從朱子

秦

秦風十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車鄰  
驪驥葭菼終南晨風無衣權輿七篇今增定者車鄰一篇  
復從小序毛鄭氏者駉驥終南權輿三篇餘竝從朱子

陳

陳風十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定邱東門之枌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澤陂八篇其朱子從閻而今復從小序毛鄭氏者。墓門一篇餘竝從朱子。

檜

檜風四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周有萇楚匪風二篇今匪風篇復略從舊解餘從朱子。

曹

曹風四篇傳解大意朱子竝易小序毛鄭氏義今略從

小序毛鄭氏者。躋躋一篇餘從朱子。

幽

幽風七篇傳解大意朱子易小序毛鄭氏義者七月東山破斧伐柯九罿五篇今略從小序毛鄭氏者七月一篇餘從朱子。

小雅上

小雅上三十六篇除笙詩六篇無辭外其傳解大意朱

子易小序毛鄭氏義者魚麗南山有臺蓼蕭菁菁者義

沔水鶴鳴黃鳥我行其野八篇其自首鹿鳴以下及後  
鴻鴈以下諸篇朱子闕時世說與舊解不同今增定者  
采薇出車杕杜三篇復從小序毛鄭氏時世說者鴻鴈  
至無羊十篇餘並從朱子總曰凡雅皆天子之詩也故  
上陳王述之興始自后稷至于文武下逮宣幽今鹿鳴  
以下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既冠小雅之首則其爲天  
子燕飲樂歌之詩而非諸侯以降所得通用之詩明矣

諸侯僭取雅詩  
託許後惟歌雜說如湛露彤弓二篇天子所以饗有功

諸侯有左氏春秋傳說可據常棣一篇天子燕兄弟而

作左氏內外傳說略同。

或謂作于周公。或謂作于召公。然其爲天子慈兄弟詩一也。

而采薇出車二篇以本篇詩文證之又爲周宣王時事  
餘雖未有考據然其詩皆閒次常棣采薇出車湛露彤  
弓之韻父冠六月采芑宜王詩之上以例推之其並爲  
天子之詩甚明夫子曰雅頌各得其所若二雅既列文  
武以下宣幽以上凡周天子之詩復雜諸侯以降上下  
通用樂歌之作則其義駁而難辨何謂各得其所乎凡  
記載傳聞異辭如左氏春秋傳及儀禮所稱不能一例  
然其義可推而曉也說詳後雅歌辨

又曰。凡雅詩有二體。其一爲朝會祭祀燕饗樂歌而作。  
其詩專言燕饗不及時事。如小雅首鹿鳴以下二十二  
篇。後楚茨以下十篇之類。蓋皆當世樂歌所用。孔子采  
而編次之。其作之時。世多不可考。其一頌美周先王先  
公之詩。或復刺謾時事。如小雅六月以下。大雅文王大  
明鼎及板蕩以下之類。其詩足以明周道之盛衰。王政  
之得失。漢唐時學者。惟誤解小雅鹿鳴楚茨以下。朝會  
祭祀燕饗樂歌諸詩。與大雅文王大明鼎小雅六月采  
芑之類。強作一例。遂謬分時世。以小雅鹿鳴以下爲文

武時詩楚茨以下爲刺史王詩而附會集鑒之論。這紛矣。宜乎朱子之不從其說也。

又曰。大雅歷陳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王之詩。以下遠屬宣。而小雅六月采芑節南山正月以下。唯著官幽之詩。此所以小雅繼大雅也。說詳詩大問。小序毛鄭氏求其義不得。送曲爲之解。分首鹿鳴以下魚麗以上爲文武時詩。南有嘉魚以下爲成王時詩。朱子辨其謬妄而削其說。其論正矣。見朱子小序辨說。然小雅不著宣幽以上之詩。其義終不可曉。故疑鴻臚以下爲非宣王時詩。節南山以下爲非

幽王時詩而小雅之義多闕矣今既發明小雅繼大雅之旨復詳著聖人編次諸詩之意以補朱子傳說之闕則凡小雅之疑義渙然擇矣朱子疑鴻鴈蕡南山等篇爲非宜當詩說詳後辨

小雅下

小雅下四十曰篇傳解大意朱子易小序毛鄭氏義者雅歌詩楚茨以下至瓠葉十五篇外尚有小宛箕箒大車小明賓之初筵都人士采綠白華臚盤八簋而節南山以下至末皆閟其時世今自節南山以下從小序毛鄭氏時世說諸雅歌篇義竝從朱子唯楚茨至大田四

篇則略有增定說同前鹿鳴以下楚茨至大田四篇皆與周洛邑華諸篇同列其爲美天子記事之詩甚明辨同前鹿鳴以下餘說見上。

大雅上

大雅上十八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大明棫樸早麓靈臺行葦既醉兔罝假樂八篇今說故從朱子。唯靈臺一篇則略有增定其義總曰小雅以朝會祭祀燕饗樂歌諸詩與宣幽時詩相間而次說詳詩大同蓋其義始於大雅故生民公劉之頌次以行葦既醉兔罝假樂四篇學者悟此四篇閒次之義卽知小雅楚茨以下

諸篇，則大幽王詩之閒，亦是一例。皆聖人寓意如此。而非錯簡矣。

又曰：禮經亡闕久矣。今所存者，唯什之二三。中間又爲諸儒所亂。掇拾補葺，真僞雜出，莫可考據。若夫三百篇，則三代之遺文也。其大義所垂，較之禮經爲可徵信。故學者宜據詩以斷禮，不當援禮以疑詩。如小雅甫田祀方社，閏祖大雅生民郊祀，行葦燕射諸說，皆當折衷詩意，以考禮經之異同，而存其義。俟後之君子。國風召南采蘋夫人大夫詩，助祭首服衛于旄並同。說詳後辨本篇下。

大雅下

大雅下十三篇傳解大意宋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民勞板抑三篇其崧高烝民韓奕三篇則略有不同今說兼小序毛鄭氏及朱子傳義者民勞板二篇其抑篇則復從序說。

周頌

周頌三十一篇傳解大意宋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執競臣工憇罟篚絲衣十篇闕音般一篇今略增定者清廟執競豐年節

桓子篇七篇復從序說者絲衣一篇餘並從朱子

魯頌

魯頌四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馳有駁  
泮水三篇蓋朱子唯不取小序參以行父請命於周史  
克作詩美魯僖之說故其傳義多闕今竝從小序

商頌

商頌五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烈祖玄  
鳥長發三篇今略增定者玄鳥長發二篇蓋唯據本篇  
詩意及商書說折衷之存其義俟後之君子已上辨總

一卷略且復辨大凡。而先撮其要旨論之如此云。

詩益卷之十四終

詩益卷之十五

金壇後學劉始興

字子彥一  
字韶江

纂

詩雜辨

國風

孔氏荳曰。國風。古大師所題。或又謂孔子所加。二者今未有考。但所謂風者。取上感下應之義。如周南上有關雎葛覃卷耳之化。下崇天兔置芣苢之應。邶鄘衛上有柏舟綠衣之化。下凱風谷風鷩之是也。此惟合全詩前後篇編次之義推之。乃得其解。非祇在一篇也。小序毛

鄭氏及朱子說並未明揭斯旨故今補之詳見本傳及詩次問

班固曰古有采詩之官先儒又有大史采詩之說此與王制大師陳詩事相表裏辨已見詩次問蓋列國盛代之風今皆無傳謂當時采之而後世盡亡之既恐無是理而郡鄉衛以下衰世淫亂之時其傳猶多豈當世諸侯肯自采其詩而播之天子之國以著其惡耶愚謂此類皆所不可通學者聞之可也朱子集傳亦云諸侯采之貢於天子天子又之

列於樂官蓋亦從用  
舊說而未改正用

次深鄭氏曰。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蓋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式人駟騤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愚按先儒固風正變說。恐非聖人精詩本意。故夫子不言。而他經亦無所見。第在國風於義尚無一害。故今仍舊。唯二雅則有不可通者。說詳見後至變風內亦有美詩。蓋衰世非無善政。而末俗亦有貞行也。庶以變風皆刺說固失之。鄭氏又疑美詩不可謂之變。層論亦大拘。

橫渠張子曰：詩固有次第，然不可一例。唯二南後次衛  
衛後次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屬也。  
愚按橫渠說如此。夫十三國風首二南，終幽，豈得謂聖  
人無深意於其間哉？齊唐秦皆大國而後於鄭、魏、陳、晉。  
曹皆小國而間次於齊晉，諸大國之間固必有義，不唯  
二南衛王之次也。今未先儒說唐孔氏未產陵歐陽氏程子皆有國風次序，參合推廣之，以補朱子傳解之間。詳詩次問。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  
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

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置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別色之耳。故近世諸儒。

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其下推說云云，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董仲舒云：「以序首句爲國文，所題下文云云，毛公所行。」今按詩序中

閒實多牽合牽鑿之論，如朱子所譏者。若使果作於聖人之徒，及當代國史，即不宜有此，故以爲出自漢儒。大略近之。史記拾遺無世家序，卽從闕。是作序者或與司馬遷同時，或在其後，餘說不足據也。至諸序每篇文義一貫，又有首句絕不符詩意，必待

下文云云始明者如周南漢廣檜曹陽有萇楚鳴鳩之類。漢廣序云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流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陽有萇楚序云疾志也。國人疾其君之淫志而思無情慾者也。鳴鳩序云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凡序頗有此諸儒乃以序首句與下文截出兩手亦恐有未然者矣。

朱子辨序說大旨曰凡小序雖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及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甘棠定中載馳碩人清人南山黃鳥株林之屬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大槩知爲某事而不可知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爲小序者

姑以其意依約而言。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  
欺。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  
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于是附會舊  
史，依托名謠，鑿空妄語，以譖後人。且如柏舟，不知其  
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  
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  
于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其故爲欺  
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掩矣。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  
十得八九。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

國政而作其或書傳所載偶無賢君美謚雖詞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刺今使讀者疑當世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以憲其上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不可以不辨按朱子此條舊在衛風柏舟序後今以其統論序說大旨

故節錄于此其實辨者見後衛風綠衣篇及散著各篇下凡小序毛鄭氏舊解朱子已經辨正而今不從之者固可弗錄但錄近代學者或復強倚序說詩尚累朱子故詳又申辨之如後

朱子集傳曰。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說與鄭譜異。鄭譜謂采詩在武王時。二者不可考。聞之可也。惟二南有何彼穠矣。娶周之詩其編次又在鴻臚篇前。可知此二十五篇先後次序非復周公當日采詩本第。而所謂齊文王之化自家而國自圓而南者。義皆出自孔子。而三百篇從可例推矣。

嗣辟

序說。嗣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歸矣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孔氏疏因謂后妃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文王程子曰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今按好逑之稱惟后妃足以當之其他妾媵不敢居也程子說極明曉故朱子集傳改小序義詳見本傳但朱子云文王宮中人作此詩或又云作於畢公其說得之張超父謂得之蔡邕見王氏惠齊詩補傳此類無可考闕之可也後詩多同此例發篇毛傳云言古祀有嘉此之復是幽閨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逑此與序說小異啓同朱子傳解蓋孔氏疏注謂毛章後直表云式謂夫子集傳解本毛氏於此亦歟

荀草

序說后妃在父母家志在於女工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澣之衣。時教師傳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毛鄭氏推衍其說。遂謂詩首二章言后妃在父母家時事。末章言告言歸乃及后妃嫁時歸寧父母又言旣嫁歸寧如此則末章註歸字上下異義橫決不成文理矣。又首二章亦非言在父母家事。故朱子不從其說。但玩此篇詩意乃后妃將歸寧時所作。詳見本傳。若第云后妃既成婦歸賦其事朱子集傳云云。則如首二章云云其意已盡。

末歸寧節爲刺語矣。故復增補朱子之義。

卷耳

序說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義本左

氏春秋傳

詳後引詩序毛鄭氏舊解同後凡毛鄭氏舊解與其有異義

序說同者惟錄序說則附及之

今按盧陵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則附及之

非后妃之職

孫易氏亦有序說但據此二誣已竟不可通故節錄之

朱子曰詩曰

嗟我慢人其言親暱非后妃所得施於臣下者以此推

之序說洵無理不可從左氏春秋傳云云蓋斷章借義

而非詩之正解也今從朱子集傳說詳見本傳。

穆木

序說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朱子集傳大意略同。今按此篇詩曰：樂只君子。君子謂文王也。毛鄭氏舊解如此。夫關雎篇君子既稱文王，則此篇之義同耳。毛鄭氏解是也。朱子集傳。君子指后妃云。猶言君明白道。小君內子。今從毛鄭氏解。較直者詳之。但序說美后妃逮下。而毛鄭氏因以詩首二句穆木下垂。興后妃逮下意。然祇是借喻。尚未顯說。下文述言樂只君子。忽不及后妃而言文王。則其義晦而難明矣。故今酌易篇意。以增補朱子之義。

螽斯

序說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朱子集傳大意略同但毛鄭氏此篇作興體爾子孫謂后妃子孫首章振振云仁厚也與麟趾篇振振義同朱子集傳

此篇作比舊于孫謂螽斯子孫首章振振云盛貌一者之義爲異今按文王后妃子孫雖衆然唯其賢所以足美使多而不賢誠何足美乎故詩首章先言振振二章三章後言繩繩黃蟻也毛鄭氏義得之詳見本傳文王后妃稱爾者周公作册告三王亦稱爾古人言質故也

至序云若螽斯不茹忌此在尊常婦人或以爲難而在聖母則亦常德耳曷足稱述焉故今削其說

極天

序說后妃之所政也不如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也朱子集傳作美文王之化而以序說祇言后妃不及文王爲非理見集傳及小序詳述餘大意同今說詳本傳後凡序說及毛鄭氏朱子傳解大意略同而今從之無異義者不復著

又案毛傳據孔子家語及孫卿說云霜降逆女冰泮

殺止昏禮以秋冬爲期而鄭氏據夏小正周禮白虎通義夏小正曰二月既多士女周禮鄭氏曰仲春合昏禮以仲春爲期二者先儒未有定論今以禮經殘固無可復考依朱子用鄭氏說後召南標有梅同。

兔且

序說后妃之化也朱子集傳改同上今說詳本傳。

朱子

序說后妃之美也朱子集傳改同上今說詳本傳。

韓註

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以麟趾與文王公子。此與體也。  
未曰于嗟麟兮。歎美麟。而歎美文王之意在言外。則又  
屬比體矣。然首二句與中原有比義。蓋以麟趾比文王。  
公子之仁厚。貴以麟比文王。已包得末句義在。又凡詩  
興體。必兼比義。不唯此篇爲然也。但對舉爲興。喻言爲  
比。文體自有分別耳。說見樛木傳後。讀者詳之。

召南

采蘋

詩末章曰。蔽之倬倬。夙夜在公。蔽之彌彌。薄言還贊毛。

傳被首節也。鄭氏箋引儀禮少牢文云：主婦髮髢。孔氏所謂次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副編次。鄭氏周禮註文次第

所謂髮髢也。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夫人助祭首服副，非被所當配。故鄭氏解在公爲視灑，非正祭之時。以上約孔氏。今按被之爲言，恐是首服之通名。故毛傳並說如此。

唯云首飾而不詳其制。夫人助祭應用副。則此被疑卽是副。鄭氏因被髮音近，故以被爲髮髢。且髢非正祭之服而曲解枉公之義，以成其說。恐謂此篇旣言祭祀始

終之事語自云草又祭畢還歸，豈反不及正祭者禮文殊同。先儒

多用私意輾轉相釋而非有明據

周禮追跡

著王后而服不見祿名而儀禮

少牢本文云主婦破裙第夫婿作喪服則足以被得爲  
喪服因以喪服爲被皆鄭氏之意輾轉相釋而未有明據也故未子集傳此條與衛風君子偕老篇韻義同解而不從鄭註今當以義通之未可

過況也。

草蟲

序說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朱子曰詩中未見以禮自  
防之意集傳南園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  
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今從朱子集傳說詳見本傳。

采蘋

鄭氏箋因詩言祭祀用蕡藻與禮記昏義說相近遂云

女子教成之祭

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祭於公宮祖廟既祭教於宗室教成之

祭牲用魚毛

今按皆義教成時女尚在父母家祭祀即

當以父母爲主今詩遠言少女主此祭而不及母

詩曰謹其

戶之有

恐非禮之正矣故依朱子集傳削之

又按鄭氏云祭事主

齊季文

姑讀義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

其婦禮也亦是判說無理不可從

行露

序說召伯聽訟也今按此篇序說蓋殊前篇甘棠之義

而曲解如此。孔氏疏因謂篇中二章三章皆男女對訟之辭，鄙陋甚矣。故朱子削之。今從朱子。詳見本傳。

貳其占

序說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室家能閭其勤勞而勤以義也。朱子集傳但云婦人而不言其大夫妻。今按羔羊股其濡擇有梅三篇。著南國大夫之化與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鳩三篇。著南國諸侯之化義相對。詳見詩次問此篇宜從序說作大夫妻爲合。所謂以聖人編次之義。而斲本篇詩意者。說已見前總辨。

羔羊殷其篤以下六篇。一著南國大夫之化。一著南國諸侯之化。義理最爲完密。蓋南國諸侯大夫。被文王召伯之化。而能修身齊家以化其國如此。說見詩次。問。光儒舊解未發明此義。但云南國之人。被文王召伯之化而已。則是南國諸侯大夫皆覲然戶位。一無政教之及於民。而固非其畧矣。寧有是理耶。

小星

詩首章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三心五曜。今按下章實指星名。曰。維參與昴。而首章但云三五。則非星名。

可知朱子集傳三五言其猶蓋初昏或將日時羲轍舊解爲參故今從之或曰三五卽謂參昴也天文志參三星昴七星或六星蓋參星體大易見而昴宿微密難察故初昏或將旦時參見其全體則先見其差大者而已說亦可通存之或又曰參連肩股與伐亦不止三星此亦是先見大者耳亦通

何彼穠矣

序說美玉姬也朱子集傳舊說平正也武王文文王孫或曰平王卽平王宣臼齊侯卽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今按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爲衰周時庶

明有據驗矣毛鄭氏舊解不足據也說詳本傳及詩大

問朱子集傳云舊說即毛鄭氏舊解也。

騶虞

序說鵲巢之應也朱子集傳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云云今持周南未整貞篇曰于嗟麟公召南末此篇亦曰于嗟乎騶虞皆所見比美文王也兩篇辭意相類故孔子竝繫二南之末終寓歎美文王之意此亦所謂以聖人編次之義斯末篇詩意者序說誤作鵲巢之應毛鄭氏因以為美南國諸侯之詩朱子集傳未辨正其義如

依此解則召南終以此篇既與周南末牕庭篇不相應。復上承何彼穠矣東周之詩其義益隔絕不可解矣。舊說淮誤解此篇與前篇義理隔絕故前篇詩文雖有明據亦不取質今以藝闡篇比之尤失美文王詩則本篇詩意與孔子深次之義融洽通曉矣讀者詳之。

### 邶鄘衛

邶鄘衛三十九篇皆衛風也今其詩分屬三國先儒說不同其大略有三一曰以其作者辨之如作于邶人衛人一曰采于邶者爲邶人爲衛一曰其采得之時有異如采于邶者爲邶人不于衛爲衛一曰邶有邶音鄘有鄘音衛有衛音今按邶風起莊姜詩而終

于宣姜。鄭風起宣姜惠公詩而終於文公。如以其作者爲葬，豈宣姜以上其詩皆作于鄭人而惠公以下復作於鄭人耶？又如兩伯舟，泉水載，駢河廣諸篇皆夫人衛女作也。而分屬三國，又豈得謂三國人作耶？此義之不可通者，以此推之，未得之說亦未可據。禾詩分屬同上條若夫

聲樂之傳，其亡已久，今無以考信，然宜姜惠公以前皆屬鄭音，而其後則屬鄭音，又同一夫人衛女作也。而其音有三國之異，說亦貴可強通乎？愚謂左氏春秋傳季札觀樂篇，其國風王鄭以下皆分歌之。傳曰：爲之歌王爲之歌鄭之頌

唯二南與鄉鄕衛則合歌

傳曰爲之歌周南召南

而鄉鄕

衛並稱衛風

傳曰爲之歌鄉鄕

可知此三十九篇本合

而未嘗分也

又襄三十一年左傳比宮文子引首柏舟篇賦儀錄休不可追也二語直稱衛詩而不解釋其不分屬北風可見

以上說並詳後左氏引詩錄。左氏書雖有附會然其

所仍尚存孔子之舊蓋國風篇唯衛詩獨多孔子以其

編簡頗繁故分而爲三

古者書用簡策篇數

其實卷分

而國未分也衛詩冠鄉鄕者明衛爲亡殷故城而又三

監之舊封也故冠之鄉鄕孔子所以傷殷之亡此特起

之例不與他國風同稱所以別之也

說詳詩次同及補竟

後之學

者見衛詩分三卷復冠鄭鄼衛三國名於前遂以其詩分屬之非孔子之本也周南召南竝咏文王之化故左氏春秋傳皆合歌美管鄭鄼衛也然二南雖分而不害於義今姑從之若衛詩分二三國則失聖人編次之意而其義有所不可通故分上中下三卷竝冠以鄭鄼衛復孔子之舊云

邶鄼始封考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邶鄼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鄼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

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同風。鄭康成詩譜云。武王伐紂。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安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幾世子孫。稍并彼二國。今按漢書及鄭氏詩譜。並謂邶鄘三監舊封。惟三監有霍叔。及成王續封邶。鄭氏說與班氏不同。班氏作漢書在鄭氏前。其說較

可徵信。漢大儒賈逵、馬融及晉杜預、左氏春秋傳註皆從之。左氏春秋傳及史記述三監事皆有管蔡而無霍叔。惟晉代後出古文尚書蔡仲之命篇，乃有霍叔。或恐後人爲托反依鄭譜爲義，不可定。但考尚書康誥、酒誥二篇，康叔乃武王時所封，蔡氏註說辨論頗詳。酒誥曰：「明大命於沫邦。」武王誥康叔稱沫邦而不稱衛，或康叔所封，在武王時，因號沫。至成王誅武庚，併三監地，盡封康叔，乃名衛也。康叔既與武庚管蔡並封，武王時或當在三監封內，值今無明據可考，未敢強附爲說耳。

定四年，左氏春秋傳云：「成王封康叔，命以康誥與蔡。」

氏尚書註說不合。今按尚書康誥本文稱王。若曰：稱  
孟侯。稱弟。又自稱寡兄。勗其爲武王。誥康叔語甚明。  
若謂成王誥康叔。卽不宜稱寡兄稱弟。謂周公代成  
王作誥。復不宜稱王。若曰：蔡氏註說確可徵信。但春  
秋傳復云：成王封康叔命以康誥君。蓋武王作誥後。  
成王既減三監。復封康叔。其時亦嘗作誥。春秋傳所  
稱是也。故傳又言成王封唐叔命以唐誥。唐誥今亡。  
其書則可知。傳所稱乃成王復封康叔時所作之誥。  
與唐誥並亡。非今書所傳武王誥也。

相舟

序說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朱子辨說略已見前。集傳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與今按詩二章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  
總連彼之怒。洵婦人語也。序說與詩意不合。朱子辨而削之。善矣。又衛風首莊姜詩。聖人續次確有深意。詳見詩次問。今綠衣以下四篇。既皆爲莊姜詩矣。則柏舟一篇在其前。辭意復與綠衣相類。訖見本傳其爲莊姜詩。蓋可。

信朱子集傳論雖未實而從之可耳。近代學者不顧義理，唯欲曲從舊說，如華谷嚴氏輩旁引孔叢雜說云非婦人之往或復援朱子四書集註爲據，其亦謬之甚矣。宋元以來學者多藉從小序辨駁朱子今如馬氏端臨龍已略見前稿每篇下復摘一二著者論之不能悉錄也

華谷嚴氏曰：孔叢子載孔子蕩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則非婦人之詩也。蔣氏仁叔曰：此篇小序朱傳極貶之，然孟子引詩憂心悄悄，恒于羣小集註仍用序說。朱子四書工夫尤精密，當從集註爲定。愚謂

孔叢雜說與詩意不類乃是沿襲當時講師訓誥之謬非眞聖人語也至朱子孟子集註蓋亦作於詩傳之前而未及追改故其異義如此朱子四書集註序雖在作詩序後朱子詩傳序作于淳熙四年大抵學阜句序作于淳熙十六年然其註孟子或在詩傳前亦未可定又凡解詩唯取義理明白耳豈必拘一人先後異同之論以爲疑哉

釋文

序說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朱子集傳莊公惡於娶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又曰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今按衛風三十  
九篇序說及毛鄭氏舊解自朱子改闢十餘篇外詳前  
總說  
其既已明白當信從者則必有傳授無可復疑矣朱子  
傳說云云今斷從之可也後凡此類不復著

或疑朱子論詩唯取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及他書有  
證驗者如甘棠定中載馯碩人滿人南山黃鳥株林  
之屬而後信之見前詳其謳序說毋乃已甚而爲例不  
亦大嚴乎愚謂朱子此論亦有說焉蓋漢唐以來諸  
儒其信從小序也久凡小序附會穿鑿之病其溺人

也深故辨之不可以不力而詆之不可以不嚴此朱子之論激而或過非得已也但作小序者去古未遠其說雖多所附會然得之師傳授受者亦不少今唯以詩意爲斷其不合詩意者卽知其出於穿鑿附會而削之而其合者卽知其出於師傳授受而從之固不必皆詩文明白及有證驗者而後信之也且卽以證驗言之如二南甘棠篇旣明白有證驗矣則凡甘棠之前後篇其義可推而曉也衛風定中載駢二篇亦明白有證驗矣則凡左中載駢之前後篇其義可

推而曉也。

如二南惟摶甘棠篇美召伯則所謂周公召公行文王之化者說可推而曉衛風誰

據定中載馳爲文公復國之詩則前此莊姜宜姜諸詩亦可逆推自明餘詩並從此例

二南卽甘棠篇爲證驗衛風卽以定中載馳篇爲證驗

一篇推之前後篇自前後篇推之全詩既證以本篇

詩意復證以聖人獨次之義則凡詩皆有證驗而其

可疑者絕少矣三百篇之傳於天下後世也其義不

亦較然大著也哉。

日月

序說衛莊姜傷已也。遺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

今按此篇序說與朱子集傳略同。

朱子集傳莊姜石見  
答於莊公故呼日月

面詎但序以其次燕燕後爲莊公死後之信故云遺州之。

吁之難以推原之今詳玩篇意序說不可易也

詳下篇  
辨後

或疑莊公旣死姜氏不宜復言其非故朱子云德音無

良非施前人語

朱子辨序說曰詩言寧不我顧晉有望

良非施前人語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非所宜施于前人

者今不從序說爲合愚謂莊姜雖賢亦衰世婦人其感

激痛悼之難或不能無過然莊公當日寵嬖奪嫡其待

姜無禮必有已甚者今篇中但曰逝不古處德音無良

云云雖有嗟怨之語而實無傷怒之意又如姜所云亦

祇謂其夫待已如此耳。未嘗顯訴莊公之爲人也。解見本傳  
又朱子曰。詩言享不我顧。猶復何疑。莊後之不可有是  
望之之意。說亦其末傳。復何疑。莊後之不可有是  
言哉。

### 終風

序說衛莊姜傷已也。道州吁之恭。見侮慢不能正也。朱  
子曰。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今按朱子辨  
說善矣。近代學者。或疑篇中辭意過激。非婦人事。夫忠  
厚之道。故試復從序義。蔣氏仁叔曰。終風且暴。蓀波笑  
蓀蓀二詩。辭意追絕。竊意此語。菑之州吁則可。施于莊  
公則不可。孔氏仲尼曰。此詩爲母憂子。則謂之賢母。爲

篇大別  
傷于怒

不知卅吁。雖姜氏虐子，公弑祖自立，乃因之

直戚耳。今詩乃云：顧我則笑，謙浪笑矣。又云：惠然肯來。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則姜爲何如人哉？如此悖謬不通之論。諸儒不察而欲從之。其亦不思甚矣。又篇中雖有刺莊公語。然以終風爲比。非直斥之辭。卽曰過激。而未傷怒。不得謂失忠厚之道也。

合觀莊姜詩。日月終風二篇。與前柏舟綠衣。莊公生前之作也。日月終風。莊公死後之作也。莊公生前。姜氏雖

不見咎然當國家無事之時未有流離失所之患故  
其所作之詩從容諷刺辭意婉曲。柏舟則委罪於萃  
小綠衣則借喻於物類。既幾近於和平溫厚之旨所  
謂怨而不失其正者。及莊公既死。桓公見弑。戴媯被  
逐。國家既遭亂離之禍。姜氏目擊心憤。追怨莊公。故  
其言比柏舟綠衣稍爲激直而非怨之正矣。惟其非  
怨之正。故聖人繫此二篇於燕燕之後。明其所以作  
詩之由。而不與柏舟綠衣同次。此亦聖人編大之微  
意也。或疑日月終夙二篇。祇述其夫疏慢于己之意  
而未及國家禍亂之事。然日月日父母母分。尚

我不卒終風日嘯嘯其陰思其言怒言不寐願言則懨則其傷亂之情亦可見矣蓋聖人於

變風之詩第以昔政治得失感應垂戒之理

詳詩大旨

非但用爲和平敦厚之教故雖鄭風之淫而猶錄之

今衛風首莊姜詩所以明衛亂之因

見詳大旨

若其感憤

時事有激而言亦人情之常第不失忠厚之意卽爲

止乎禮義豈必其盡出於和平溫厚比二南盛世之

作然後見錄於聖人哉朱子諸篇傳解較舊說實爲

清切但未明著聖人編次之意姜氏作詩之由復疑

日月終風爲莊公生前之作欲改易篇次云宜在葬

燕前見朱子小序辨說及集傳後來學者或溢其譏如薄氏仁叔

郝氏仲輿輩必欲曲從序義而仍其篇第薄氏云若  
又片誠而  
欲更置此二篇于燕前既若只從序說而無害於義乎又曰三百篇篇次先後已定何必改易辨

論紛紜聚訟滋甚而聖人之經義幾亡故不可以無

辨

凱風

序說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朱子曰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今玩詩

意朱子辨說善矣解詳本傳

鄭譜孔氏竟以此篇爲州吁時詩今自凱風至靜女  
十一篇時世並闢之說詳詩次問蓋凡詩義分兩端  
其必待時世名氏而明者舊解可從則從之否則或  
旁采他說所以存經義也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等篇必知爲文王后妃之詩而後二南之義可解衛柏舟綠衣等篇必知爲莊姜之詩而後衛宣之義可解餘詩並從此例至其詩不待時世名氏而明則闢之如凱風以下闢愚詩表唯用此例故其立義與鄭譜不同焉

序說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羣庶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謗。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朱子曰。未有以見其爲宣公之詩。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集傳。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云云。今按序說曲解如此。朱子譏之是也。但玩篇末有諱。其君子歸隱之志。不但以其從役在外面。思之也。朱子傳解未及。故今補之。

詩二章曰。展矣君子。展誠也。猶言實也。或曰。展者。美其君子之辭。然恐不可通。故闕之。

匏有苦菜

序說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朱子曰：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集傳。此刺淫亂之驗。今按朱子辨說善矣。但序所謂刺淫亂者亦嫌與詩意不切。朱子集傳尚未改正，故今增定其義。考論語荷蕡引首章言君子出處之道。雖古人賦詩，篇章節取名，用論語義解此篇，尤明白有意味。詳見本傳。

此篇全體皆比，情景可思。首章深屬淺揭，以人渡也。次章濟盈濡軌，以車渡也。末章招招舟子，以舟渡也。有鳴雉鳴。離離鳴鴈，則鳴匪一鳥矣。雉鳴求牡，物求

偶也。毛傳曰：糸曰離，雄走曰化往。故以雉鳴求之，爲通故。尚書曰：牝雞之晨。左傳曰：獲其雄狐是也。士如技孔氏此說，或據左傳，尚書疑毛傳說者非。士如歸妻人求偶也。篇內情景互出，然惟兩義相引而不相亂。說見本傳。若作刺淫亂之辭，而以三章爲正旨，詩意便覺錯雜矣。讀者詳之。

旄邱

朱子辨說引陳氏曰：宣公後百餘年，衛穆公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安成劉氏曰：上篇黎侯臣子有歸歸之辭，此時黎之宗社

疑未滅也。豈其後黎再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爲赤狄所滅與？此詩雖未見其必作於衛宣之時，亦未必作於衛穆時也。今按劉氏說得之。蓋衛凱風以下時世，從闢說已見前。但此篇既次宜公詩，新臺乘舟之前，云穆公時詩者，固非義也。

九門

序說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荀子按安成劉氏曰：朱子集傳以此詩賢者自作。與序意亦微不合。今從朱子。詳見本傳。

北風

序說刺虐也。衛因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朱子曰。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今解竝從朱子。詳見本傳。

靜女

序說刺時也。毛傳鄭氏箋大意謂陳靜女之德以刺時。朱子集傳此淫奔期會之詩也。今按詩首章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二章曰。靜女其娈。俟我匪晉。三章曰。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天下豈有貞靜守禮之女子。而肯俟

人於城闕。且以物相贈遺。使人說憚其美如此者乎。日  
靜女者亦其人私相愛慕之辭耳。朱子不從序說。作淫  
奔之詩得其義矣。

右篇上

桑中

序說刺奔也。朱子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以爲刺  
奔誤矣。今按此篇說已見前總義。

朱子辨說。論鄭衛之樂與桑間濮上之音云。鄭者。端  
衣以下二十一篇。衛者。邶。鄭。衛三十九篇。桑間。柔中。

一篇愚按聲詩之辨先儒嘗論之

升庵楊氏嘗辨淫之說注詩之義謂聲

涉于男女之私者為淫聲言

蓋聲以音節言詩以文辭

言鄭衛詩如柏舟淇澳羔裘女曰鶴鳴之類其辭本

未嘗淫然以鄭衛人歌之則其聲亦淫近世梨園歌

曲辭不皆淫而其聲則淫其病也此其病在音節

而不在文辭故夫子欲放而絕之非謂并其詩放之

也但聲音之道與人心風俗相表裏人心風俗既淫

則其聲與詩必多出於淫者故唯鄭聲最淫亦惟鄭

國淫詩最多耳以此推之所謂鄭衛之樂者恐亦非

但指此數十篇詩辭而言。至于柔圓漢上記傳商絃靡靡之樂見禮記鄭氏註。則固非柔中一篇之謂。其說已有徵驗矣。

定之方中

詩三章曰：匪直也人。毛傳曰：非徒庸君。朱子集傳：非獨此人云云。按此則直字當作但。義解矣。故特補之。

干旄

周禮九旗無旄名首章于旄。蓋卽謂旗旌于首之旄也。但此衛大夫乘車見賢，旗旄旌茲並建。義未有考。今按周禮

司常云。國大顯州里建旗。晉同賓客如之。註云。州里鄉  
遂之。邑州長中大夫。里宰下士。大司馬仲秋治兵。又云。  
百官載旗。以此推之。凡天子之百官卿大夫士。大閱治

兵。晉同賓客。並得載旗。則諸侯之大夫見賓客時。或亦

當載旗矣。

孔氏頤達。況周禮州里建旗之說。疑諸侯之  
州長里宰皆士官。恐此篇所云。非大夫所建。

然據周禮說。建旗非一官。又禮文不具。未  
可詳考。學者當晉通其義。不可偏執也。

孟子曰。招大

夫以旌。大夫既招以旌。或亦當建旌矣。禮文殘闕。姑依

詩義存其說。以備一端。或又謂首章于旄。末章于旌。皆

謂旗也。旗上有旌旄。朱氏舊善說。見本傳。鄭氏居記。荀

謂旗也。亦云。旌德名。則凡旗設旌者。皆謂之旌蓋。亦旗

之遺名耳。第三句首章云妣求章云祝皆謂俎也篇中文義一例，皆互文耳。此大夫見賈時，但建旗而不建旄，說亦可通，宜並存之。

右衛中

考槃

序說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朱子曰：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誅。詩文未有見樂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矣。序蓋失之。今按篇中未有刺其君意，朱子辨說信矣。蓋此詩時世闕之，詳

詩次問。

詩二章曰。考槃在阿。碩人之薖。朱子集傳。薖義未詳。今按薖。韓詩作餽。美貌近日廖氏百子疑。餽義非是。然說見註疏。陸德明釋文。或亦可從。又與阿義略有關應。故附存之。

氓

序說。刺時也。宜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訥。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朱子曰。此非刺

詩宜公未有考。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日美。及正者尤無理。今按此篇朱子辨說明白。傳解亦極清切。今詳本傳。但序必爲此曲說者。亦以此等詩。蹕其人既可貽鄙。其事又甚狼變。聖人乃不刪而著之於經。故曰刺時。曰美。反正。使之道理正大。然有關係。以附會聖經。垂訓之旨耳。然其害義爲已大矣。說見前總辨。

竹竿

序說。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朱子曰。未見不見答之意。集傳。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

而不可得故作此詩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或謂婦人以夫家爲歸衛女既嫁異國而反思衛之樂蓋不得其所故也此雖不言其夫之不見答而其情可  
知。華谷嚴氏說。然依此解則凡衛女思歸者皆不得於其夫者矣前泉水篇序訛何以不及此乎此皆後儒曲從小序之過不足取也

瓦闈

序說羽惠公也豎而無母大夫刺之朱子曰此詩不可考當闕今按惠公雖幼亦一國之君詩人何得以童子

呼之矣其無禮甚矣朱子削其說是遺却集傳義矣

万氏應龍云此詩與甫田之刺相似故采其意而補之

詳見本傳

有狐

序說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者朱子集傳固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鮮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云云今按序意謂國人作此詩刺時朱子云寡婦自作其說不同今從朱子辨見前賦

木瓜

序誠美齊桓公也。朱子集傳疑亦男女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今按春秋傳稱齊桓封衛楚邱之事其功大矣。今詩但以木瓜之投比之辭意豈相稱乎。安成劉氏論

之詳矣。

劉氏曰齊桓封衛天地再造之德也。今如序說僅比於草木之質而衛人之穀者未見乃遂自

擬以重寶尚爲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矣

又如序說此篇卽當與前定之方

中載馳諸篇同大乃分卷隔絕不相聯屬義無取耳。近

代學者旁摭曲引必欲強而從之謬也。

涇野呂氏引左傳及孔叢子云

晉韓起聘衛。北宮文子賦淇渙。起答以此。荅是亦以德報德也。孔子亦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豈特男女

貽答之辭哉。左傳云云。附見後引。詩錄孔叢子說辨同前柏舟篇。或者又疑篇中不見

男女之意。欲泛作尋常贈報之辭。詩意益無著落矣。

蘓氏訛雙胡。胡氏又據王氏詩考云。賈誼謂木瓜。故今下報上也。此蓋本於三家之論。其失與補氏略同。故今從朱子傳解。此篇即前篇有狐詩意。此復斷以衛風。終于注詩之義。朱子傳解益信。詳見詩次問。

右衛下

王

先儒謂王風不入雅。亦其體有辨。如東萊呂氏華谷嚴  
辨氏訛分別。則風二雅皆以詩之。愚意其說不盡然。蓋雅詩之正者。如大雅文  
德格辨之。恩意其說不盡然。蓋雅詩之正者。如大雅文  
王大明絲以下。小雅鹿鳴楚茨以下。信與國風不同體。

矣。他如小雅刺宣幽詩，祈父黃鳥我行其野，谷風無將大車之屬，頗與國風體格相類。而小雅末三篇尤爲近風，假如取此等詩，雜之國風中，其體果有辨乎？抑無辨乎？蓋雅有盛衰，衰則變而近於風。又衰則降，同於風。此升降自然之理，固當。日事勢遷流，使然耳。王雅分別義只此已明。

商周頌體簡質，而魯頌有異，亦後世之意也。然則王雅之分，當以其義爲辨。豈但屑屑於體製異同之間哉。

先儒又謂風雅音節有辨，故王自爲王雅，自爲雅。加夾漈音氏分別三百篇，專主聲。

今按雅樂之傳，其亡已久。但以音爲言，說見後小雅。

其義考之。謂之有辨者亦據其正正風雅者言之耳。若楚

正風已見

雅多衰世刺議之辭。當時作者固未敢顯布於人。後世

周室子孫亦必無有用其詩於朝會燕饗樂歌以彰先

王之惡者。其衰世風風亦然說並已見詩大問。夫其詩既非樂

章所用。果何從辨其音節之異同乎。卽謂篇皆可歌。然

非樂章所用。固當以其義爲重。而聲音之道爲輕矣。况

雅詩內近風者說見上。安知其音節不亦近於風乎。愚謂

聲音之說祇居一端。亦未可以辨王雅分別之大義也。

或又謂雅詩多朝會燕饗樂章。及公卿大臣規諫獻納

之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

遂亡獨有民俗歌謡其體製音節與列國之風同也。清

陳氏  
說。

今按朱子語類亦云雅爲士大夫所作風多出於

在下之人但考雅詩變者廩父已下其爲在下人所作

亦間有之如黃鳥我行其野之類固不盡出於公卿大夫也。國風

亦多卿大夫之作

如南風作於周公魯公子著作清人  
或曰畢公作王風秦隸亦

作于周大夫

此條說亦未足以明王雅分別之義也。

或又謂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

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返魯正樂雅頌得所則降

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王氏伯厚說

今按周衰天子之權下移

故孔子以前錄詩者或以王國之風與諸侯並稱王降國風非必自孔子始也。說已詳詩次問左氏季札觀樂篇辨見後引詩錄。

君子于役

序說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恩其危難以風爲孔氏疏謂在家之大夫恩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也。朱子曰。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今按詩曰。鶴棲于晦。日之夕矣。羊牛下來。玩此語意乃宛然。

室家念其君子之情云僚友則失之。朱子辨說是也。但  
朱子此云國人行役集傳又曰大夫久役於外云云二  
者不同今從集傳義。

君子陽陽

序說閏周也。君子遭艱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鄭  
氏箋君子祿仕在樂官。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  
樂官也。朱子集傳此篇疑亦前篇婦人所作。又云或曰。  
序說亦通。宜更詳之。今按此篇詩意猶衛風簡兮也。序  
說鄭氏箋解明白清切。又以前後篇聖人編次之義合

之當以朱子集傳後說爲正。詳見詩大問及本傳。

中谷有蓷

詩二章曰。遇人之不淑矣。毛傳君子於已不善也。今從毛傳義說見本傳。

兔爰

序說。閭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朱子曰。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祭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

見此詩之爲是而作也。今按此篇時世間之說詳詩次  
問。又其詩曰：逢此百罹。逢此百憂。逢此百凶。恐亦非但  
指王師傷敗一事言也。今解詳本傳。

葛藟

序說：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朱子曰：序  
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集傳：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  
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今按詩意：朱子傳解明白清  
切，舊說不足據也。

采葛

序說讎謨也。毛鄭氏舊解謂人臣沒出使讎謨采葛登急事出使如此支辭穿鑿之論不通甚矣。朱子曰：此注弁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麥采葑相似。其辭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今按朱子本篇傳解既明白清切，復斷以前後篇之意曰：其篇與大車相屬云云，此所謂以聖人編次之義，而斲木偏詩意者，其說不可易也。

黃氏東發曰：詩傳折衷載晦菴新說以采葛比聽謨。晉風采苓之詩亦以比聽謨。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矣。愚考采苓刺聽謨詩中明言及之，與此篇不同。折衷

衷云云蓋朱子未定之舊解未可據以駁傳義也至  
小序近出漢代先儒固嘗言之說見前後世學者乃以  
易序爲反古則又拘泥不通之論耳。

大車

序說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  
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朱子曰非刺大夫之詩乃喪  
大夫之詩集傳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  
故淫奔者與而歌之如此今按序說云陳古刺今豈謂  
衰世卽不當有此賢大夫耶說大拘而無理矣朱子辨

論已明今當從集傳說爲正。

邱中有麻

序說恩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朱子曰此亦淫奔者之辭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今按詩曰將其來施施將其來食所謂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者朱子說不可易也。至云其篇上屬大車說已見上。愚詩大解曰中谷有蓷葛藟皆因人自傷誰敢之詩乃冤爰一篇大其間雖有閑適亂之君子亦無如之何矣采葛邱中有蘋告淫奔之詩乃大車一篇次其間雖有善止奔之大夫而不能化亦無如之何矣以此數篇詩次之義端之朱子傳解益信。

詩首章曰彼留子嗟。二章曰彼留子國。毛傳留氏子嗟。字又曰子國。子嗟父黃氏東發曰古以畱爲氏或以爲滯畱之畱合兩存之以俟知者。今按毛傳說無考。但據本篇詩意。依朱子作滯畱之畱。於理爲勝。蓋以畱爲氏。則成畱子嗟。彼畱子國二語。但目其人而絕無他義。下文又重言之。豈成文理耶。且上兩章子嗟子國。並舉姓字。末章曰彼畱之子。又唯詩姓氏不及字。語意皆不類舊解。不足取也。